

● 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度性原则:人类活动理念的变革与重构

王 建 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王建辉(1958-),女,湖北钟祥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人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人类活动的适度性原则,是对人类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和深刻把握,是对工业文明时代追求生产和消费无限增长的超限性、无度性人类活动的批判否定,是对自然征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扬弃,是人类活动及其理念的现代性转向,是人类在较高层次上对自身活动的理性约束与规范,是未来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这一理念的理论根据,是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它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以及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兼顾和公平。

[关键词] 适度性;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 B 0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011-06

人类活动的理念是动态的、历史的变化着的,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人类活动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性质和状态,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活动性质的理解。近代工业文明时代自然征服主义的理念,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巨大成功,是那个时代人类精神的基本特征,是对前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迷信与畏惧的观念的根本否定,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但是,经过 200 多年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的洗礼,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及理念也明显地暴露出它负面的影响,人类的妄自尊大和对自然的过度漠视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生态危机的问题凸现出来,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是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理念的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就必须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人类的活动方式,重构人类活动的理念。适度性原则就是以对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及其行为后果的深刻反思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为依据、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新理念。

一、适度性理念是对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及其行为后果的深刻反思

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人类认识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解了中世纪人类对与上帝相关联的自然的神秘感,破除了人类从远古时代延续下来的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并逐步演化成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活动能力的自信和崇拜,随着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确证和自信心的提高,自然就日益成为僵硬的、能为理性认知和支配的对象,人类彻底把握自然的自信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科技革命的扩展而日益膨胀。人类相信自己不仅能够按照自然规律去认识和把握它,也能依据这些规律的认识去改变它甚至重组它。于是,人类成为自然的上帝和主宰者。法国 18 世纪哲学家霍尔巴赫乐观地宣布:“由于经验的帮助,我们往往发现以前许多世纪所不知道的关于自然的一些新的性质

和新的活动方式。……也许有一天,人类联合起来的努力终于深入到自然的殿堂,发现它直到现在似乎一直拒绝我们一切探求的许多神秘”^[1](第 215 页)。强大起来的人类手中掌握着驾驭自然的尚方宝剑科学技术,凭借着人的理性力量和科学技术,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征服自然和改变自然,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要求。人类确实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甚至重组世界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不是没有限制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有了农业科技的发展,但直到跨入 21 世纪的大门,人类还未完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尽管人类采取了各种措施,臭氧空洞、酸雨、沙尘暴仍在损害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清洁的空气、水源,无污染的食品,以及树木、草地,这些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资源却成为稀缺资源,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活动能力。而且,我们对自己预测和控制活动后果的能力似乎也不应有过高的估计,人类为了增加粮食而毁林开荒,为了开发建设而填海平湖,却没料到会造成水土流失、洪涝灾害;为了生活方便而发明一次性快餐盒、方便袋,却没想到它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白色污染。卡普拉指出:“所有科学理论都只是对实在的真实本性的近似的认识,仅在一定的现象范围内才有效力。超出这个范围,它便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自然,于是发现新的理论来代替旧理论,或者改进旧的理论,科学家们就是这样构建了一系列有限、近似的理论或‘模式’,每一种新理论总是比旧的更为精确,但是却没有一种新理论能够完全彻底地解释整个自然现象”^[2](第 72 页)。人是世界整体中的一部分,无限永恒存在中的有限暂时存在,它不可能穷尽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因此,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的能力是非至上性的,人们追求科学真理、完善自身活动及理念的道路是没有穷尽的。

把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绝对化的认识论观点,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理解上,就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近代哲学家们看来,只要人类敢于向自然界挑衅,就一定能获得对于自然的科学认识,并运用这种知识统治自然和征服自然,使自然界发生合乎人类目的的变化。即使在今天,作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实践活动能力根本尺度的生产力,依然被界定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而不包括人类适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上,人是价值的基础和评价的惟一尺度,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塔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则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至,认为人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自然为客体的人征服自然,自然满足人的关系,能否满足人的需求是衡量一切自然物有无价值的标准。自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能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转化成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它的价值完全是人赋予的,由人来衡量的。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的奠基者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一书中,不仅极力宣扬科学的控制力量和征服自然使之屈服,而且设计了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乌托邦:人类不但能理性掌握与控制自然,而且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与提升自然,因而科学的真正目标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也明确指出,自然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和条件,地球就是交给人类使他们生活舒服的,人与自然的结合就是从没有用的事物中产生出有价值东西的活动,人类要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以利用和征服自然为目标,不断实现人对自然的支配,是近现代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近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自然变成了外在于我们的需要克服和征服的异在,对自然的完全和自由支配成为人类理性的最高信念,对人的智慧的崇拜导致对自然的蔑视,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应的是自然征服主义。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必然会发生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而人与自然的对抗是不可能有的战争。人类日陷其深的生态危机就是把人的活动能力绝对化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所产生的恶果。美国哲学家胡克在《进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一文“反人类中心论”一节中指出:“按照我们目前对世界的认识,人不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的感知认识是有限的易错的,人类的想象也是有限的经常是狭隘的,人类对研究资源的组织和理解也不高明,等等”^[3](第 70 页)。他认为,当代科学的最大成就或许就是突破了人类中心论,揭示出地球是无数行星中的一个,人类是许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社会是许多系统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因此,他主张,人类要抛弃对自然界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妄念。

人类的活动,主要是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活动具有反自然的性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 200 多年里,人类依靠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大生产力,无限制地向自然进攻,一方面掠夺式地开发自然

资源,拼命地向自然索取,损害了地球的基本生态过程;另一方面,不断向环境排放废弃物,超越了自然的净化能力,出现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与追求无限增长的现代生产模式相适应的,是追求无限增长提高的现代消费模式,认为消费更多的物质是好事,充分享受丰富的物质即为美,增加或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是幸福,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在空间上无限蔓延,享受人生尽情消费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时尚,节约、节俭、节制的生活已被视为落后、守旧的代名词,高消费生活成为现代化的象征,炫耀性消费、奢侈浪费成为财富、身份、地位的标志。发达国家就意味着是高消费国家,它们流行的是多买多用和多扔各种物品的消费模式。这种危害自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的地球没有能力持续承受的。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传统的工业社会在竞争机制驱使下无止境地追求利益的过程中,遵循的是一味追求增长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消费,更多的就业。整个工业文明都被这种追求“更多”的逻辑所支配,而体现这个逻辑的根本性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从GNP的观点出发,不论产品采取什么形式,是粮食还是军火,都无关紧要,雇用一批人盖房子或拆房子,都增加了总产值”^[4](第85页)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于是,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就会最大限度地消费资源和环境,因而就不能避免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遭破坏的“公有地悲剧”。这种对经济总量的无限追求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即使按照3%的经济增长率,人类200年后一天的物质消耗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年,这在环境容量有限的地球上是不可想象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5](第17页)。要避免这样的衰退,就必须从增长转向均衡适度,变更人们的活动理念和活动方式。

二、适度性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性质的重新认识

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性质的理解是建构人类活动理念的依据。人与自然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人对于自然界既具有独立性又有依赖性。一方面,人是区别于自然界的独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主体,人类社会是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物质系统,人通过自己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使自身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获得了独立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不是绝对的,从终极的意义来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受一定的自然条件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地球周围的大气保护层,地球表面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空间和条件。但是,这一生存条件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既不是取之不尽的无限量,也不具备无限制维持这一有机体的能力。因而,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终极的限制,那就是不能破坏这一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

人类的活动是以创造性为本质特征的能动性活动。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使自然界成为被改造的客体对象,使天然自然物变成满足需要的人工自然物,证实了人类活动的创造性。但是,人的创造性也是有条件的,人的劳动本身不能“无中生有”,其创造性的发挥以一定的自然资源的提供为前提。离开了劳动条件和劳动对象,人的劳动不可能创造出任何物质产品。马克思在对拉萨尔“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曾经指出,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6](第298页)。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劳动只有在自然界提供一定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时,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人类的创造性是相对于人类社会本身而言的,而相对于自然界而言,人类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有益于自然界的物质,为自然界增加任何物质资源和物质财富。人类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自然资料的消费过程,物质资料的消费者,是人类所扮演的基本角色。生态学研究证明,生态系统是

由非生物物质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不同功能特性的生物体所组成。其中,绿色植物是生态系统中惟一的生产者,是它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有机物质;而人类和其他动物都只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绿色植物维持生命;各种生物则是生态系统的分解者,它将有机体的残骸分解为无机物回归到环境中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生物与非生物、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消费者与消费者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生态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的本质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生命维持活动具有消耗、消费的性质,对于支持生命存在的自然界的非生物和生物系统具有依赖性。

人类的活动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还是在生产过程以及生命维持过程中的消费,超出一定的度都会对自然界造成危害。物质是不灭的,人类在生产和消费的终点排放到环境中的所有物质不会从有化为无,只是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地球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漫长进化历程,才形成适合生命和人类存在的条件,然而,在最近两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历程中,人类活动急剧地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而且向地球排放了大量的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进入到地球生态圈的循环系统中,许多不能被化合分解成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环节,而是打破了地球生态的平衡,人和生物不能适应这种急剧的变化,生命健康的维持由此产生了危机。因此,环境和资源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的性质进行深刻反思,重新确定人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德国生态哲学家萨克塞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我们得知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面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进化的帮手,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在这时我们不仅是行动者,而且也是这种作用所涉及的对象。弗兰西斯·培根说自然是通过我们对它的服从而被战胜的。我们不可以忘记自己不是站在自己要努力驾驭的那个体系之外,我们不仅作为主体站在它面前,而且也作为客体受其制约,既顺从而又暴虐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自然,它不仅仅是个伙伴,而且也是个扩张者”^[7](第 194-195)。萨克塞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性质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确立人类活动的新理念。

三、人类活动适度性原则的内涵

所谓适度性是一种介于“过”与“不及”两端之间的均衡性,是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它要求各种相互矛盾的事物的和谐统一,强调对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限定的整体性原则。黑格尔指出,适度是有质的限量,“在这个观念里,包含有一个一般的信念,即举凡一切人事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其确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导致毁灭”^[8](第 243 页)。林语堂先生也赞叹:“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于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9](第 90 页)。可见,适度性是古今中外哲学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人类活动适度性的理念是这一普遍哲学道理的具体化,它依据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结合构成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的活动,以及生活资料的消费活动有一个限度,这就是环境和资源的承载极限,超过这一极限,就会导致生命维持系统的破坏。因此,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维持生态平衡所要求的质的限量。适度性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能破坏自然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延续,必需把人的活动限制在每一历史时期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内。首先,要保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维护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等非生命物质系统,保持生物及其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从而能够保证人类对生态系统和非生物物质的持续利用。其次,在经济活动的各种层次的决策中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安全要综合考虑,两者兼顾,否决破坏生态安全的利益最大化安排,对于具有生态安全的不定性和风险性的安排应暂缓实施。其三,经济的增长速度以不超过生态潜力的增长为限。生态潜力是经济潜力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可

持续性以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因此,在每一次大规模使用自然资源时,必须投入新的用于资源保护和建设的资金,对资源的消耗给予补偿,维护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防止生态潜力的根本丧失,随着经济的增长,保护资源的投资应当相应增长,甚至使生态潜力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

2. 从追求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向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并不反对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改善生活质量,但它倡导的是健康合理的“生态化”消费,主张对非基本的消费需求有所节制,环境代价过大的消费还要有所减少。那些不需要大量的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重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消费可以不断增长,例如科学、艺术、教育、音乐、体育运动和社会交往等。新的消费观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质量是指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得到的享受和乐趣,强调生活的精神价值。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人的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需要的丰富和充实。人的消费活动一方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以自然环境的允许为限度,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消费只能是适度的。另一方面,消费活动还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适度性原则还要求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消费水平的均衡性,改变过度消费与消费严重不足并存的不和谐现实。当今时代,发达国家即所谓高消费社会,过度消费达到鼎盛时期,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被迫消费不足也达到最困难的时期。1998年联合国关于人类发展的报告指出,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商品和服务的86%,20%最穷的人仅消费1.3%,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48个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有13亿人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维持生计,发达国家每年花960亿美元购买化妆品,将价值920亿美元的食品当做垃圾扔掉,但世界上还有12亿人在挨饿。人对自然的公平是与人类对自己同类的公平相联系的,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人际公正的社会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公正,一种真正健康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以人际公正和社会公正为保证的。在西方兴起的新人类中心主义,其主流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以西方国家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尺度,它们一方面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的破坏威胁着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追求非基本需要辩护,理由是“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他们在获得非基本需求满足,包括环境质量改善的利益时,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并且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境污染,如肮脏工业和有毒有害废物为代价的。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则忽视发展中国家满足基本需求的渴望和生存及发展权利的实现,劝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张减少污染优先于经济增长。新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公正的环境伦理。在人类的三类需要即生存需要、基本需要和欲望需要中,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优先于非基本需要即欲望需要,而人的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优先于自然过程,因此,原则上,满足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的行为应被视为正当权利而被捍卫,欲望需要是对生活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追求,当这种需要与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后者应优先于前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性质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需要,而发达国家更多的是满足欲望的非基本需要,应当公平地配置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需求。在不同社会 and 不同利益的团体之间,在那些贫困和富裕的国家、地区之间,每个人都应该公平地分享资源的利用效益和承担费用代价,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应该限制其他社会和后代的发展。

3. 满足当代人需求的活动以保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活需求为限度。适度性原则就是要人类真正超越个体或局部利益至上的观念,以达成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均衡协调,要保护有限的资源和未来后代的生态安全,使我们的后代能有条件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不为我们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特别是生态恢复方面的代价,必须培养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情,并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既使当代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又使当代人需求的满足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资源方面,我们节省一点,留给后代的就多一点,在生态环境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多一些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就会更好一些。只有摆正当代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更多地为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人与自然关系的适度性,并不是要求人类对自然消极顺应或畏惧退却,要与人类的伟大智慧、创造

精神,与人类能动积极的实践活动相悖。适度性理念是要求人类超越狭隘的人类学视野,以满足非人自然的需求,关心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我们就难以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标。

适度性理念是对人的活动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和深刻把握,是对传统的自然征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向,是哲学价值观的变革与重构,通过这一文化理念的革新,我们将创造人类更美好的生活,迎来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文明时代。

[参 考 文 献]

- [1] [法] 霍尔巴赫. 自然的体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2] [美] 弗·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3] 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4] [美]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北京:三联书店,1983.
- [5] [美] 丹尼斯·米都斯,等. 增长极限[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6]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德] 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M].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 [8] [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9]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M]. 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Policy of Moderate Degree: Re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Activity

WANG Jian-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3006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Jian-hui (1958-),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policy of moderate degree of human's activity is consciously realizing and profoundly holding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 criticizing and denying the human's activity of seeking the unlimited growing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ra, sublating the value outlook of nature-conquering and human centralism, reflecting the mordernal turn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ideas, being the rational norm for itself in a higher level, is the basic character of human activity in ecology civilization future era. This thought relies on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integrity of compound ecosystem. That is consisted of nature and society. Its essential goal is evolution of mankind and nature together and the benefit fair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nd benefit fair between the temporary generation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

Key words: moderate degree; modes of thought; ecosystem; integrity